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08
23 September 1986
CHINESE

第二七〇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9月23日星期二，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别洛诺戈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巴莱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通德拉姆博西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4点零5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a)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特别报告(S/18348)

(b) 1986年9月18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353)

主席：根据上次会议在这个项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同时，我请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法胡里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和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各成员面前有一份S/18356号文件，文件中载有法国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的案文。

安理会各成员还收到了1986年9月23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影印本。该信件明天将作为安理会S/18362号文件分发。

沙利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原来，我不想参加今天的辩论，但是我想正式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主席先生，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您担任安理会主席，您以英明与才干履行这一职责。我也要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代表艾莱恩先生表示感谢，他熟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其次，我国代表团向法国与爱尔兰代表团和政府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同情，它们的国民在黎巴嫩南部维持和平的工作中献出了生命或受到了伤害。我们向联黎部队所起的作用以及参加这个部队的人所作的牺牲致敬。正如汤姆森大使昨天所指出的，他们值得我们全力支持。

对别人，有时我们是必须采取坦率和诚实的态度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我们要永远采取诚实的态度。以色列代表昨天下午的发言正是缺乏这一点。他大谈特谈真主党就第425（1978）号决议所作的决定与声明，以及该党领导人对该决议的拒绝。然而，以色列代表对以色列就该决议特别是第二段所采取的立场他本人的责任丝毫不谈，该段内容如下：

“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领土完整采取军事行动，并立即从所有黎巴嫩领土撤军”。（第425（1978）号决议）

这一决议执行的情况如何？这才是以色列代表应该谈的问题。因为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25（1978）号决议时考虑到的是以色列而不是真主党。

以色列代表的职责就是阐明以色列对于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部署到黎巴嫩国际边界的问题上的立场。

众所周知，以色列的政治包含巩固占领的问题。我不想多谈这一点。占领有宗教原因，安全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事实是，阿拉伯的领土由于某种原因被占领了。但就黎巴嫩的领土的一部分来说，占领它的理由是中央政府太弱。这是占领的新理由。如果接受这种理由，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遭受占领。

大家都了解黎巴嫩的困境。但是不能否认的铁的事实是，黎巴嫩的部分领土被占领，而占领顾名思义就是非法的，不管占领的理由和方式如何。

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这一占领直接地使黎巴嫩的内部事务复杂化，尤其是使联黎部队同黎巴嫩南部的某些地方部队发生冲突和对抗。

而且，就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地位，以及它所面临的危险的时候，新闻机构今天报导，以色列部队大规模地调动，可能入侵黎巴嫩。

地方民兵同联黎部队发生冲突是必然的，因为民兵要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和村庄的行动进行反击。我们承认，联黎部队的职责是要防止上述事件的发生。然而，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责时遭受了伤亡。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内部事务毫无兴趣。但是，以色列在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面前负有责任，因为它继续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拒不执行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以色列不反对黎巴嫩负有责任，而且首先是对安全理事会负有责任。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根据自己的职责来估计局势。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古尔丁先生领导的小组所作的努力，他们是由秘书长派遣前往现场的。我们感谢这个小组提出的客观的报告。我国代表团也赞赏秘书长对黎巴嫩南部的联黎部队官兵的安全的关心。

关于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希望有一份更明确的文本，提出更加具有约束力的要求，要求以色列根据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将其部队撤至国际承认的黎巴嫩边界。但是，为了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和实现一致通过，我们将投票赞成本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讲话。

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我简单地谈三点，提出我们认为安理会面前的这一决议草案不应通过的三条理由。

第一，决议草案并不解决安理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大的问题或眼前的问题。这大的问题产生于黎巴嫩内部没有任何力量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建立任何权威或主权。这是进攻我们和过去八年一再进攻我们的问题的首要根源。这也是今天影响黎巴嫩每一寸土地的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已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这是我们的权力。在一个国家的邻国的领土被利用来进行反对这一国家的战争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安全理事会桌旁就座的成员所代表的许多国家都这样做了，我记不

得安理会针对它们的行动开过会。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可以辩论问题的合法性，但是人人都清楚，一个国家不能随便放弃不让自己的领土被用来发动反对邻国的恐怖主义攻击的责任和主权，这是普通常识。

因为，就以色列采取行动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我们保留这一权利和义务，并将据此继续采取行动。

关于主权的另一个问题是黎巴嫩境内交战各方、受外国支持的狂热集团和教派间的暴力四处泛滥，毫无控制。具体地讲，如果陷在各方交火局势中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往北移好几里，部署在贝卡谷地的南北地带，或部署在贝鲁特，它会受到同样或者是更多的攻击，因为在那些地方，真主党和其他势力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联黎部队本身就是一个攻击的目标，其原因我昨天已谈了，此外，还有一些与第425（1978）号决议或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所提到的建议或主张毫不相关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反对这场决议草案的第一条理由：它不针对黎巴嫩的根本问题，也不涉及我们为什么不在明年1月，而在现在9月开会讨论这一项目问题的原因。

对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十分简单：真主党正在屠杀联黎部队。它正在处心积虑地屠杀法国和其他部队，真主党正在注视着这场辩论，它现在就在注视着今天下午的讨论。如果它看到为了对它所发动的袭击做出反应，为了对它袭击联黎部队的行径做出反应，安理会做出了通过一项主要是指责以色列的决议草案的抉择，难道真主党会停止它的活动吗？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无论是从他们的言论——我们听到的他们的言论——还是从他们的行为模式来看，他们的活动都将有增无减。

因此这项决议草案本身将会助长恐怖主义，将有助于对联黎部队袭击的升级——而且这种袭击将不仅限于针对联黎部队。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这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但这一意见也反映了我国政府的立场——这是一种可悲的倒退。安理会，还有联合国，去年乃至今年在大会和本会议厅所发表的某些讲话中确实开始对恐怖主义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对恐怖主义问题的一种极其有力的、毫不妥协

的、雄辩的、理直气壮的态度。你们打击了恐怖主义分子。你们从政治上给恐怖主义以打击并得了击败它们的物质、军事和其他方面的必要手段。这在今天却是一种倒退，是从我和我国政府曾经认为本组织当时正在取得的全面进展明显地倒退了一步。

对这项决议草案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是这项草案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我这里并非是指对以色列的要求，我所指的是秘书处，具体而言，指的是秘书长。在目前的情况下，该项决议草案是要求秘书长承担某种任务，而参加这次会议的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任务是行不通的，在14天或21天的时间里，这肯定是做不到的，无论多少天也都一样地行不通。我希望大多数，乃至所有富有责任感的安理会成员都不要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主席：我现在要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身份发言。

苏联代表团以极大的注意力研究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特别报告，即S/18348号文件。苏联代表团还仔细注视着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一项目的讨论。我们和秘书长和安理会成员一样对在黎巴嫩的联黎部队驻守区出现的局势表示深切关切，特别报告称这种局势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的确是恰如其分的。

诚然，现在我绝不相信会议桌旁的大多数安理会成员的目标是要实现一种不可能出现的局势，是要有意使这一使命失败，是要造成——或有意促成某种将导致这支部队溃败的进程。创造毫无可能的条件是轻而易举的；制造失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安理会的宗旨和本次辩论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提供一种虚假的解决办法。

因此如果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如果目的不是要鼓励恐怖主义，如果问题是要维护——为了切实保护和确保——联黎部队的话，那么继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于1978年3月建立这支部队之后，安全理事会在第425(1978)号决议中委派给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军。但今天我们不得不指出，这项任务并没有完成，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联黎部队所驻守的南部黎巴嫩的局势继续恶化。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中所明确指出的，造成这种极端危险局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继续顽固地拒绝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军。正是由于特拉维夫造成的这种局势，致使联黎部队无法履行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所委派给它的职能。

这狂妄无视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把它的军队撤离国际承认的黎巴嫩边界的第508(1982)号和509(1982)号这两项基本决议——的行径，已在以色列代表昨天和今天的发言中供认不讳。多年以来，以色列占领军一直在黎巴嫩土地上气指颐使。以色列通过使用雇佣军，非法地在南部黎巴嫩的边境地区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用来作为不断发动进攻和侵略军的跳板，其目的是要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深入黎巴嫩领土的纵深地区进行袭击并在这个国家普遍地制造不稳定局势。安理会的成员当然充分了解谁是以色列的后台，谁在阻止使侵略者伏首就范，谁在有计划地阻止实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执行联黎部队使命的决议。

今天，黎巴嫩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都面临着华盛顿所奉行的不负责任的纵容侵略者政策的危险后果。我们正是应当从比较广泛的国际背景下，看透最近发生的联黎部队士兵遭受攻击的武装冲突事件。在今年9月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安理会成员对这种处心积虑地诉诸暴力的行径一致表示巨大的义愤，这种行径使这支部队官兵的安全遭到严重威胁。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爱尔兰和法国政府以及联黎部队官兵的家属表示诚挚的同情。我还要在此强调指出，向联黎部队挑衅的武装事件理应受到谴责并且必须立即停止。与此同时，这些不幸事件——它们再次突出反映了联黎部队不得不予以应付的那种十分危险和不正常的局势——不应模糊了我们的主攻方向，即要解决南部黎巴嫩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停止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问题。正如秘书长在其特别报告中明确指出的：

“解决办法在于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并在国际边境线布署联黎部队，使它在能够在这一地区履行原来所委派给它的职责”(S/18348，第32段)。

在秘书长看来，这是促进和加强联黎部队官兵安全的最好方法，我们完全赞成这一观点。

苏联坚决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不断侵略，支持黎巴嫩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使黎巴嫩局势恢复正常的解决办法已在安全理事会的第425(1976)号、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中得到明确规定，它们要求以色列部队从整个黎巴嫩领土上撤出。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义不容辞地确保这些决议的实施，努力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占领，必须保证黎巴嫩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并结束以色列当局对黎巴嫩南部平民的恣意统治。

以色列部队撤回到国际边界那边去，就自然会创造有利条件，以便联合国部队最终完成安全理事会所交付给它的使命。如果不采取这一步骤，就只能使黎巴嫩南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那将给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现在我恢复我的主席身份。

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罗维斯·马克苏德先生要求发言。在征得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本来我不想再次发言，因为安全理事会马上就要表决面前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谋求排除妨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执行任务的障碍。这一障碍已经存在得太久了，致使国际社会自行克制的耐心濒临崩溃的边缘。

但是刚才以色列代表陈述了他反对这一决议提案的理由——他不仅是反对而且实际上他的国家要阻挠决议的实施，听了他的发言后，我感到必须再做一次发言，答复以色列代表所列举的理由，因为这些理由可以使人们看清楚以色列所推行政策的全面战略和思想背景，以及一个占领国所特有的以保护者自居的基本态度。

首先，安全理事会是不是在解决黎巴嫩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解决；从另外意义上说，它无法解决。黎巴嫩的各项问题应由黎巴嫩人来解决。因此

解决黎巴嫩的内部问题不在安理会的职权范围之内。不用说，黎巴嫩人自己完全清楚：他们确实面临着许多问题。眼下黎巴嫩各党派正在采取认真、建设性的步骤来实现民族和解，以色列却偏偏选择今天这个时候进行侵略，正如它以前所做那样，目的在进一步扰乱民族团结与和睦的进程，维持以色列在黎巴嫩的非法存在，公开唆使非法的民兵蔑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宣称它也和其他人一样享有指挥部分民兵的权利。

正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所作的这种谬误论断及其进行侵略的时机，使本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中的许多人集中精力——也许是一劳永逸地——探讨黎巴嫩悲剧的真正根源。国际社会已得出结论；自从以色列1978年的入侵以来，正如我昨天所说，它一直拒不从所有黎巴嫩领土上撤出，拒不让联黎部队执行自己的使命，并在1982年对联黎部队进行粗暴的袭击。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重新派遣部队之后，它继续支撑着一支蔑视联黎部队和黎巴嫩中央政府权威的非法的民兵队伍。

然而安全理事会在审议这一问题的时候，它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黎巴嫩一贯依靠联合国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所以，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的各党派一向懂得：实现黎巴嫩内部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恢复国家主权对黎巴嫩南部领土的管辖，以便国家能够肩负起自己的民族和国际的义务和责任。

正是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和以色列不断破坏联黎部队使命的行径促使黎巴嫩局势的不断动荡。过去三、四个星期以来，黎巴嫩总统和内阁为实现民族和解而多次召开会议。同时，正如黎巴嫩大使所指出的，他们期望联合国兑现它的承诺，以便黎巴嫩能履行它自己的责任。

因此，以色列代表来安理会操纵黎巴嫩的悲剧以维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和战略霸权，造成了连接不断的危机并破坏了黎巴嫩的民族团结，这就是侵略的最终目的。然后，他又在发言中更进一步，借口维护“安全地带”，以权威性和藐视安理会的方式对安理会宣称什么以色列将维持自己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的权利。

以色列代表团想欺骗谁呢？以色列代表的问题和危机是，他们傲慢地来到这里，并且以权威的方式发言，洋洋自得于暂时的权力，因而公开地行使其不相称的军事事力。他们借口维持一个“安全地带”、试图加强他们可以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的概念。因此，他们对安理会说这是以色列准备行使的“权利”。这就是说，不管安全理事会作出什么决定，他们都将继续从事他们一向进行和宣扬的活动：安全理事会要通过多少决议就通过多少决议——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指的是第425(1978)号、第444(1979)号、第450(1979)号、第459(1979)号、第474(1980)号、第483(1980)号、第488(1981)号、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自以为公正的立场，宣称他们行使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是行使主权的一种特权。这就好象说以色列的主权是以永久侵犯黎巴嫩主权为基础的。

接着，在讨论他对决议草案的反对意见时，以色列代表带着一种优越感说什么安理会不应对条文争论不休。他希望安理会不要对条文争论不休，这自然是因为以色列实际上一直藐视和违反国际法，这种做法不仅表现在黎巴嫩南部，而且也表现在吞并戈兰高地，吞并耶路撒冷，以及在西岸和加沙扩大非法定居点。以色列代表大谈“对条文争论不休”，这实际上表明以色列企图促使安全理事会忽略法律依据，从而肯定自己的藐视态度、继续藐视国际法。

然后，以色列代表谈到黎巴嫩的暴力漫延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问题。我认为，从他在安理会里试图表演的语言游戏中，我们看到他有意使用“暴力”这个字眼，好象暴力就是抵抗的特点似的。让我再次重申浅显的道理：占领黎巴嫩领土是非法的，这种占领是使用武力，利用以色列的后勤、军事、财政和情报力

量，直接地或通过其在黎巴嫩南部的非法分子间接地进行和维持的。这是对占领区居民制造恐怖的有计划的暴力行动。也是近些日子里讨论的并不多的一种恐怖主义形式。但是，这种恐怖主义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有坚强的后盾，披着以色列军队的外衣，日复一日地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对黎巴嫩村镇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居民制造恐怖。

以色列希望自己的占领、入侵、袭击和非人的行径不会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注意，也不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抵抗。如果当地居民抵抗，就会被称为恐怖主义：按照所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通常做法，以色列把抵抗描绘成恐怖主义，把个别人在绝望中的应受谴责的行径同合法抵抗占领的民族运动相提并论。

因此，我们提出下列看法：抵抗运动向联合国请愿，有时甚至向占领军请愿；抵抗运动进行示威；抵抗运动提出抗议。暴力是最后不得不选择的手段。当劝说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占领就必须付出代价。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民族抵抗运动四周年的今天，这就是抵抗运动的意义。

如果以色列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立即从黎巴嫩占领区撤军，那么在黎巴嫩人民寻求但还没有实现的最终的历史性和解之前，大部分的暴力虽不能消除，也肯定会减少其破坏性。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涉及到黎巴嫩的一个中心问题，但并不能解决整个黎巴嫩局势，人们并不期望决议草案起这样的作用。

主张安理会举行而且应当举行会议解决真主党的问题，这是转移目标的另一战术。以色列代表突然自作聪明详谈以色列的情报活动，以真主党问题的专家自居。让我在此作出回答吧：每当一个社会失去能够行使其国际公认的合法权利的希望时，抵抗运动就多少会出现鲁莽的行动。解决黎巴嫩南部问题，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允许联黎部队部署在黎巴嫩的国际边界上，使黎巴嫩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能够得到联黎部队的补充和支持（如同黎巴嫩代表昨天提到的那样），这样你就不会面临合法抵抗占领的多少有点疯狂的活动，因为在抵抗运动没有希望实现合法性的时候，就等于打开鲁莽活动的大门。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造成我们看到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悲剧的原因是毫无执行该决议的希望，因此人们对履行安理会的使命感到绝望。决议草案是一次旨在纠正这种不平衡的认真努力。正因为如此，阿拉伯国家联盟希望安全理事会予以支持。

以色列代表说，二十一天的时间表是不现实和不可行的。难道安理会要运用其权威，使其机构恢复信誉和效力，立即执行其所通过的决议是件不合常理的怪事吗？就对我的利益观点而言，二十一天的时间是太长了。然而，既然安理会集体决定秘书长应该有二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就该决议的执行情况、而不是就局势提出报告，那么这也是为了给那些不愿意抑制以色列侵略倾向和嗜好的人一些时间，是为了安慰一下那些对以色列的行为一贯采取悲观态度的人。在当今的世界上，这实际上可能是向强权力量低头。二十一天的期间是一个合理的时限，因此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另一方面，鉴于今天发生的事件、拉宾先生多次发表的声明、以及正如拉宾先生所说的可能将安全区扩大至黎巴嫩领土的另一部分以便以色列士兵大量涌入并导致发生和过去同样的袭击，我们必须向安理会提出一个警告。我们希望二十一天的时间不会意味着让以色列再次表现出袭击、打击、扩张和入侵的嗜好。

主席：我的理解是，安理会现在可以进行表决面前这项决议草案了。如无人反对，我就将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无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投票之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约翰·汤姆逊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我昨天的发言是为了回答以色列常驻代表的提问。今天，我想谈谈法国常驻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

我重复昨天我对法国和爱尔兰代表团、以及被杀死杀伤的英勇士兵们的家属所表达的慰问。我同样重复我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以及那些具有公益精神、

提供部队的国家政府所表示的赞扬。

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局势不仅是严重的，而且也是危险的。我完全同意法国常驻代表的话，他在星期五辩论开始时说，最近几周事件的秩序和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不同。法国代表团向我们提出了这一局势，并要求采取行动，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呼吁。

决议草案的语言既坚定，又不失普通性。秘书处应该确定到底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我们赞成再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但首先必须仔细和详细地了解开销费用，然后才能采取立场。

决议草案正确地以最强烈的措词谴责了对联黎部队的袭击，对这些袭击可能受到的公开或秘密支持表示义愤。这些袭击表明，有些人蓄意蔑视的不仅仅是国际社会，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当地人民。他们的用意是使人们对联黎部队的继续存在产生疑问。

为了使大家不致于产生怀疑，我想说明，安理会现在并不是紧接着联黎部队遭到以色列或受以色列控制的部队的困扰而举行会议。最近几周内袭击联黎部队的武装分子似乎愿意隐姓埋名，但这并不会妨碍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他们是谁，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他们对一支联合国部队动用武力的行径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制止这种暴力是安理会迫切关心的事，但出于经验和通过仔细分析，我们看到要取得充分和永久的解决，那么就必须处理联黎部队在履行其根据第425(1978)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时遇到的更广泛的问题。成立联黎部队是为了协助恢复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间国际边界的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一贯认为，以色列应该从黎巴嫩土地上完全撤出部队，充分尊重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一观点不仅载入了第425(1978)号决议以及以后有关延长联黎部队任期的决议，而且也以最强烈的措词载入了第509(1982)号决议。秘书长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联黎部队局势的报告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他9月18日提出的关于联黎部队问题的全面和现实的报告(载于文件S/18348)

更是如此。

我并不是说，仅仅是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土地，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一部分领土的控制将成为完满的答案。考虑到该地区的不稳定，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内仍然存在着武装和交战的集团，还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恢复黎巴嫩政府的权威，确保国际边界一带的和平。但如果以色列不撤出，如果联黎部队不能根据其第425(1978)号决议内所载的义务部署到边界，那么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解决。

以色列继续拒绝撤出，这只能使该地区极为不稳定和危险的局势长期化，并给局外人提供了干涉的机会。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除非得到黎巴嫩政府同意之外，任何外国部队不得进驻黎巴嫩任何地区。因此，我们将投票赞成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

李鹿野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愿首先祝贺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您杰出的外交才干使我相信，您一定能引导安理会圆满地完成本月份的工作任务。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艾莱恩大使阁下，他积极、稳健地处理了安理会上月份各项事务。

近几周来，发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多起不负责任的无端袭击使联黎部队的处境急剧恶化，多名法国和爱尔兰官兵在执行维护中东和平的崇高使命中遇难，我在此谨代表中国政府对他们表示悼念，并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我还要向在困境中仍坚守岗位、献身于联合国维持和平事业的联黎部队全体官兵及部队派遣国政府表示敬意。

中国代表团研究了秘书长关于联黎部队的特别报告（S/18348），注意到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我们向他和他的同事们表示感谢。

中国代表团认为，联黎部队继续存在下去是必要的，秘书长“不能建议安理会撤出这支部队”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确实认为，联黎部队面临着严重困难，可以说是危机，必须尽速加以解决。

中国代表团一贯认为，解决联黎部队面临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坚决执行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必须得到严格尊重，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撤出其全部军队并拆除其在黎南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将联黎部队部署到黎国际边界，以发挥其真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这也是改善联黎部队人员安全的最好办法。安理会必须为此作出坚定的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同联黎部队合作，给予它必要的支持。没有这种合作和支持，联黎部队要完成其使命是不可能的。

中国代表团将对S/18356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同时，我愿申明中国政府的如下立场：草案有关条款付诸实施的费用我们希望在联黎部队的正常预算中解决，不要额外增加经费。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比尔林先生（丹麦）：主席先生，我不仅十分高兴地欢迎你新上任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还要祝贺你担任9月份安理会主席。你已经十分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讨论，这预示你将十分成功地履行主席职责。我还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代表艾莱恩大使，他杰出地主持了8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通过你向法国和爱尔兰政府，以及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事件中丧生和受伤的联黎部队士兵的家属转达我国政府的深切同情和慰问。

这些事件极其不幸地说明了迅速恶化的黎巴嫩南部局势，以及联黎部队士兵执行任务时面临的极其困难的条件。

丹麦充分理解并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针对法国分遣队发起的一系列预谋袭击，以及前几天刚发生的袭击事件给联黎部队造成了一种无法容忍的情况。

这些袭击是根本毫无道理的，理应受到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一致谴责，绝对必要的是，立即停止这种故意袭击只想在该地区维持和平的联合国士兵的行为。

与此利害攸关的不仅是重要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前途，而且是成千上万生活在内乱四起的黎巴嫩的无辜平民的命运。

因此，丹麦强烈敦促该地区所有有关方面利用他们拥有的一切影响，以便停止袭击行为。

这些袭击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联黎部队的脆弱性，以及采取旨在有效地加强该部队人员安全的紧迫措施的必要性，

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作出的由戈尔丁先生率领的调查团提前启程前往该地区的决定，以便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联黎部队的安全，并就如何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方面取得进展再次与有关各方进行磋商。

秘书长在他关于联黎部队的特别报告中，描述了为改善部队成员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以及部队指挥官提出的建议，他认为这些建议是对付联黎部队处境的好办法。安理会应严肃考虑这些建议，我可以向秘书长和其他理事国保证，丹麦愿担负执行建议所涉额外费用的公平份额。

我现在讲一下有关联黎部队任务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国政府早就认为，解决办法在于以色列部队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并把联黎部队部署到国际边境。我们完全理解对其北部边界安全的合法关注，该地区在过去、甚至现在仍受到攻击。然而，我们同样一直并继续认为，目前的安全区既不是消除以色列对安全关注的合法的手段，也不是有效的手段。

秘书长的报告明确指出，目前的僵局继续存在的可能后果。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局势对有关的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好处。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证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的大幅度进展。

鉴于我刚提到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我们面前的这一决议草案。但我们对草案中时限的现实性有某些保留。

最后，我愿重申，我国政府坚决支持联黎部队。对作出牺牲的部队提供国，对表现出光辉的献身精神的联黎部队官兵，以及对他们在完成危险和艰难任务中的勇气，我深表敬意。我还对秘书长及其部下为解决自联黎部队成立以来就承担的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

主席：感谢丹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同志，由于我还没有机会祝贺你担任九月份安理会主席，我愿现在向你祝贺。我很高兴这么做，因为我毫不怀疑你出色的专业素质。你的能力无疑将保证这一重要机构工作的成功。我高兴地向身居这一职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优秀代表表示敬意，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与贵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被友好、相互合作与援助的兄弟般的纽带联系在一起。

我还借此机会向出色地完成八月份主席职责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代表艾莱恩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敬意。

鉴于秘书长关于联黎部队的特别报告，安理会不得不在两个星期内再次开会，审议黎巴嫩南部的局势，这引起人们深切关注。安理会完全有理由召开会议。黎巴嫩南部的局势仍然极端严重。更有甚者，我们正目睹一种会变为直接武装冲突的紧张局势在那里升级到了危险的程度，继续干扰联黎部队并造成无辜者死亡的挑衅事件，引起人们严重关切。

我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法国和爱尔兰政府及受难家属表示哀悼。这些对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部队的挑衅行为受到我们的谴责；这些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最近的悲剧事件进一步证明，联黎部队所处的不正常和危险的工作条件，阻止它完成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规定的职责。造成这种事态和黎巴嫩南部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这就是以色列继续占领一大片黎巴嫩领土，以及由以色列占领者及其走狗对独立的和主权的黎巴嫩国家发动的持续、有计划的进攻。

我表示我国政府对秘书长关于联黎部队的特别报告的谢意，并感谢他的报告的客观性及其快速完稿。我愿明确强调，保加利亚代表团完全赞成报告的结论，即：

“解决的办法在于以色列部队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联黎部队部署到国际边界，使它能起到以前被赋予的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S/18348，第32段。）

这种办法完全符合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该问题的观点。大家知道，实现黎巴嫩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方法，明确无误地载于安理会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中，安理会在这些决议中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把其军事部队撤出得到国际承认的黎巴嫩边界。另外，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只有在维护黎巴嫩团结、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解决黎巴嫩问题的办法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认为，现在正是使以色列遵守安理会决议的时候了。为此，首先需要安理会所有成员进行建设性合作。我们认为《宪章》赋予必要职权和作用的安理会，能够并且必须紧急采取措施，以保证其决定——在此问题上，就是有关黎巴嫩南部的决定——的执行。

鉴于联黎部队在解决黎巴嫩问题上被要求起到的积极作用，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尽管联黎部队进行活动的条件继续恶化，它还应继续履行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及其后的有关决议为它规定的任务。

由于这些原因，虽然我们希望决议草案更加明确地提到以色列部队根据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规定撤到黎巴嫩国际边界那边去，虽然决议草案的其它方面不能使我们感到完全满意，但是保加利亚还是要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同时我们保留在讨论其所涉经费问题时再发表意见的权利。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由于这是我在本月份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我首先想祝贺你当选为九月份的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你作为苏联这样一个强大和有影响力的国家的代表，我本人有幸在我的外交生涯中两度在贵国工作，阁下必将以公正和你被公认的外交技巧来履行你的责任。

我还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艾莱恩大使耐心、干练和有效地处理安理会整个八月份的工作，表示赞赏。

我还想对英勇捐躯的法国和爱尔兰士兵及其家属表示我们真切的哀悼。对于那些在这一困难和危险的时期，勇敢地为维持和平向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表示我们的敬意。

我国代表团仔细地听取了每一个发言者的发言。澳大利亚之所以将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是因为我们支持决议草案内的主导思想，特别是因为我们认为除非得到黎巴嫩政府邀请以外，在黎巴嫩的所有外国军队均应撤出。我们认为，这个决议草案还有助于明确表示，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发动武装进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对这种进攻表示遗憾。几分钟前，以色列常驻代表说以色列对联黎部队的蓄意进攻将不会停止。但我们希望这些进攻将会停止，希望那些对袭击联黎部队负责的人将听从这个决议草案。虽然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撤出其全部部队明显妨碍了联黎部队完成其任务，但是促使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最近事件乃是一个虽有关联而又完全不同的问题的表现而已。正如秘书长在他的特别报告指出的那样，武装分子开始袭击联黎部队是因为他们反对联黎部队的存在。我们都知道，安理会是在联黎部队处于一个紧要关头时召开这次会议。正如秘书长所指出，部队面临着一场重大危机。虽然部队提供国所作出的承诺和绝大多数成员国给予的财政和政治支持，还是出现了危机。显然，我们面对一个微妙的形势，处于焦虑和不稳定的时期。我国代表团对联黎部队的未来感到关切。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决议草案将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使联黎部队能根据第425(1978)号决议完成其任务，虽然昨天以及今天的发言再次痛苦地强调还存在着明显的困难。安理会今天的决议草案表明联黎部队应当能够完成其任务。现在有待于直接当事各方找到必要的意愿，把它变为现实。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已经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了祝贺。但请允许我本人与其他代表一起向你表示祝贺。在安理会讨论的许多问题上，我国与贵国持有共同立场。我希望，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安理会将能在解决它所面临一些困难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我个人还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艾莱恩大使出色和杰出地担任八月份的主席，表示我的赞赏和祝贺。

我本不准备发言。我只是在几分钟前才决定要发言的。这因为加纳作为非洲大陆为数不多的部队提供国之一，这次辩论应听到非洲的声音。

几天前，安理会决定授权秘书长派遣一个特派团到南部黎巴嫩，调查促使安理会召开会议的活动。今天，这个报告已经提交给了安理会。我国代表团对它进行了仔细研究。此外，加纳在这场辩论中还聆听了各方的发言，并高兴地指出，总的说来，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个报告。

加纳代表团之所以赞同秘书长所作出的结论，特别是赞同为对付不断上升的暴力所做的安排，是因为它的主要内容与早些时候提交给安理会的关于南部黎巴嫩的暴力有危险上升的报告是互相一致的。此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已经成为暴力行为的目标，虽然它的任务是维持和平。

在我们聆听的辩论中，有一点很清楚，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指出的那样：继续对黎巴嫩主权领土的非法占领是今天南部黎巴嫩问题的核心所在。

以色列大使描述了形势的另一方面。在他的发言中，他竭力想把责任推卸给以色列以外的其它各方，特别是真主党。他从而试图给我们作了如下的结论：那就是：引起南部黎巴嫩紧张局势的根源乃是真主党而不是以色列的非法存在。

经过仔细研究证据，我国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过于相信它，因为它证据不足。安理会不能接受黎巴嫩一家报纸所载的平民或一两个宗教人士的话作为正在进行的暴力的严谨证据。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愿意辩论这个问题的都实际上认为，以色列在所谓安全区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行为，这会促使更多的非法行为，并使以色列军队和代表成为黎巴嫩南部暴力的目标。

昨天以色列代表就黎巴嫩提出反诘时，我国代表团极感失望。他问道：“什么主权，什么中央权威？”他接下去问：黎巴嫩总统上一次访问黎巴嫩南部是什么时候？黎巴嫩总统对暴力地区的访问不能成为对该国主权的检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种态度似乎是以色列对黎巴嫩态度的根源。

因此，我们将投票赞成安理会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因为它重申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提供部队的国家一直所说的话：安理会不能接受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继续非法存在。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向法国和爱尔兰代表就他们最近在黎巴嫩蒙受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表示我国代表团和我国的同情和哀悼。我们请特别向那些不幸在执行联合国职责时牺牲的士兵家属转达我们的哀悼。

主席：感谢加纳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将 S / 18356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保加利亚、中国、刚果、丹麦、法国、加纳、马达加斯加、

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

反对：零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零票反对，1票弃权。决议草案因此获得通过，成为第587（1986）号决议。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国发言。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阁下，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祝贺您就任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您将继续以成为您在世界各地为贵国服务中特征的出色和坚定的外交技巧来主持安理会的审议。

我还要感谢艾莱恩大使八月份出色和公正地主持了安理会。 我们了解他并知道他所做的工作的人都非常感谢他。

自从1978年成立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起，美国一直大力支持该部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面对重大障碍，联黎部队对黎巴嫩南部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仍然认为，联黎部队在目前情况下并在今后可能的安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安排通过保证黎巴嫩南部的稳定和以色列北部的安全，能使联黎部队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们支持联黎部队这个组织，尊重并钦佩多年来组成这支部队的士兵。 提供部队的国家勇敢坚定地迎接了其任务的危险。 联黎部队为和平的事业蒙受了伤亡，我们向那些做出牺牲的人致意。 最近，我国与之保持最密切关系的法国和爱尔兰两国的英勇儿子为了黎巴嫩的和平丧失了生命，我愿借此机会向这些英勇战士的家属及其所属武装部队表示我最深切的慰问。

特别是，我们和所有文明的人民一道，谴责最近对联黎部队士兵的一系列袭击。发动这些袭击的人是犯罪分子。 我们大力赞同秘书长和其他人为改进该部队的安全所作的努力，并希望尽快采取加强对在实地工作的人的安全措施。 我们敦促所有在黎巴嫩南部生活、受益于联黎部队提供的稳定与安全的人继续支持那支勇敢的部队。

恰恰是由于我们坚决支持联黎部队和其目标，我们才为我们不得不在对一个密友和盟国提出的这个决议的表决中弃权而感到遗憾。 正如记录清楚地显示的那样，我们时刻准备为黎巴嫩的主权、团结和独立作出重大牺牲。 我们除了坚定不移地支持联黎部队之外，我们自己的士兵和法国士兵一道为了同样的目标在贝鲁特牺牲了生命。 但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杀死杀伤联黎部队士兵的不是以色列，这是无懈可击的真理。 不幸的是，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不支持这一客观事实。 决议呼吁秘书长：

“……采取必要步骤，使联黎部队得以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疆界。”

由于只把注意力集中于部队的重新部署上，决议忽视了使联黎部队无法完成其任务的关键因素：有关方面没有就保卫各自利益的安全步骤达成协议。

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只有通过一致同意的安全措施，保证黎巴嫩南部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以及在黎巴嫩边境地区居住，并蒙受源于黎巴嫩南部的暴力和恐怖活动的以色列人的安全和幸福，黎巴嫩南部才会出现持久和平与稳定。

这类措施必须得到有关各方的同意；秘书长没有权力将这类措施强加于人。要求秘书长这样做，既不现实也不负责任；这样做只会增加摩擦和不信任，而摩擦和不信任似乎一直是阻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完成任务的障碍。

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充满危险。美国认为，这种现状对黎巴嫩人和以色列人来说，以及对联黎部队来说，同样都不令人满意。要解决这种局势就需要进行新的努力，以取得能保护有关所有各方利益并且得到一致同意的安全安排。如果安理会希望采取行动，就应该承担这个工作。

安理会必须面临的问题是：今后几个星期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同意昨天在这里所表明的一种观点，即，即便改变联黎部队的部署区，对联黎部队的攻击也不会停止。这类攻击是在黎巴嫩政府在联黎部队已有部署的地区但却没有足够权威的情况下发生的。简言之，问题在于黎巴嫩政府很不幸地不能在向联黎部队发动攻击的那块领土上行使权威。如果安理会在审议中要做任何有用的工作，这个在联黎部队早已存在的地区缺乏有效权威的问题就应该首先，而不是最后，得到处理。实际上，正如安理会前几次决议所阐明的，联黎部队的任务之一就是协助黎巴嫩政府恢复在其领土内的权威。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余下的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短期内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设法减少因在黎巴嫩的那部分地区缺乏有效权威而产生的对联黎部队的危险。

我们同样必须保留在安理会收到报告时我们将采取什么行动的立场；这个报告必须注意该问题的各个方面。安理会有责任妥善利用我们现有的时间。安理会不应该受人催促，采取可能恶化早已困难的局势的行动。

我希望这一点很清楚：我们支持联黎部队。我们尊重并且钦佩提供部队的国家，这些国家中包括一些我们最亲密的盟国。但是，我们认为，类似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并不会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

主席：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黎巴嫩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法胡里先生（黎巴嫩）：我国代表团对法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不能表示惊讶和深切的遗憾，尤其对美国代表团的弃权表示惊讶和遗憾，尽管这份决议草案强调了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而正如代表们将会回顾的，美国代表团在1978年参与制订并且是同意这项决议的。

我们曾指望第425（1978）号决议尽快得到实施；我们曾指望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能尽快全部地完成其任务。如果以色列没有拒绝撤出黎巴嫩，并且联黎部队有可能部署在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上的话，结果本来是符合我们的指望的。我们曾希望安理会成员国能达成一致意见，正如今年四月和七月延长联黎部队任务期限和去年九月安理会主席发表一项声明时达成一致意见一样。我们曾希望，安理会在通过一项强调有必要实施以往的决议，以增进联黎部队士兵安全的决议时会达成一致意见。

联黎部队的前途，以及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人民的前途，仍然是安理会的直接责任。

我必须提请大家注意下列事实，即：在安全理事会今天表决的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山村加紧了空袭，以色列并对所谓的黎巴嫩南部军队提供大炮进行炮轰。炮轰是直接针对黎巴嫩南部的一些村庄的。

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首先负有责任，而它们应当充分承担其责任。 主要

的问题是，继秘书长即将提出的报告之后怎么办？联黎部队的前途如何？如果由于联黎部队完成其使命遇到困难而使该部队所作的牺牲终属枉然，这是黎巴嫩不能接受的。

主席：本次会议上没有其它人要发言了。安理会就此结束对其议程上的项目现阶段的审议。

下午5点50分散会。